

〔法〕莫泊桑 著 桂裕芳 主编 袁树仁 桂裕芳 译



一生



• 世界小说书系 •



世界小说书系

生

长
篇
小
说



〔法〕莫泊桑 著

桂裕芳 主编

袁树仁 桂裕芳 译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(冀)新登字 006 号

世界小说书系

一 生

长篇小说

[法]莫泊桑 著

桂裕芳 主编

袁树仁 桂裕芳 译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8.25 印张 421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
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5,000 定价:21.1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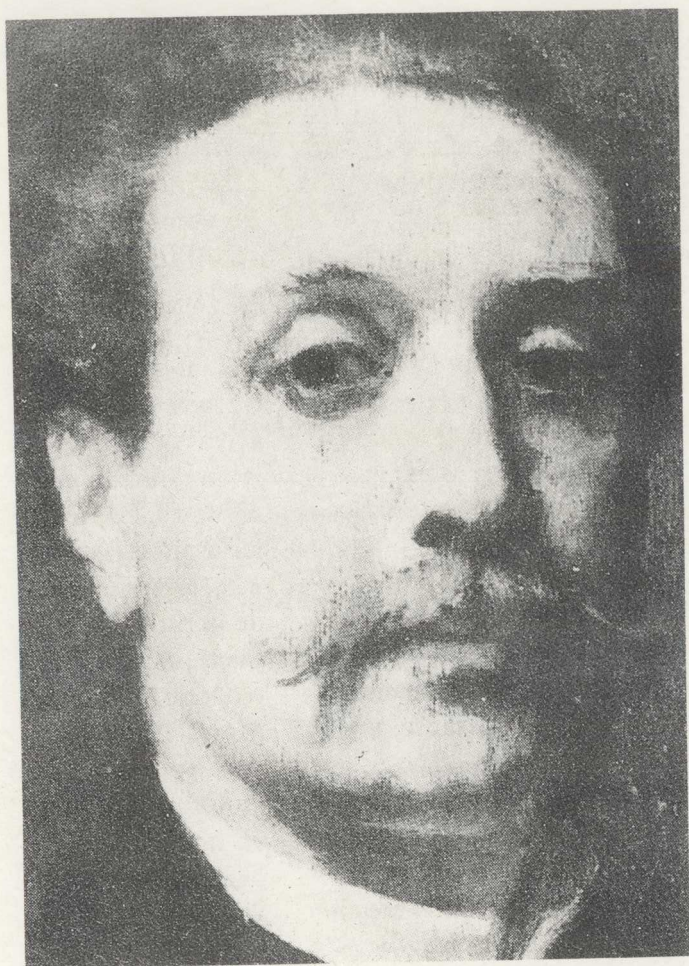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434-2560-2/I · 24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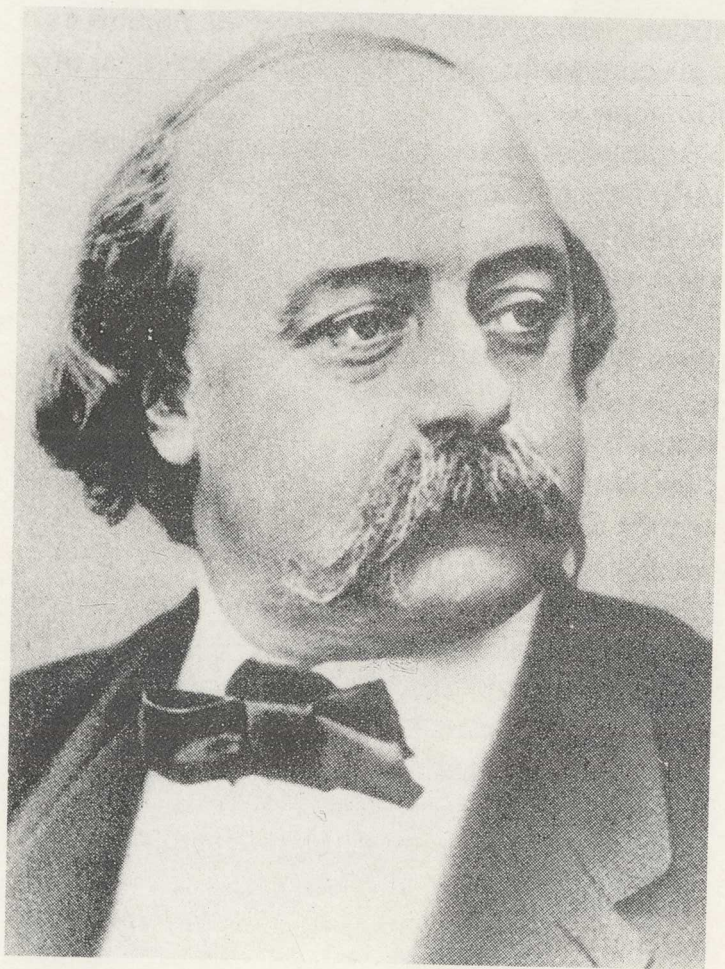
居伊·德·莫泊桑
(1850—1893)



莫泊桑在费冈(1865)



莫泊桑的祖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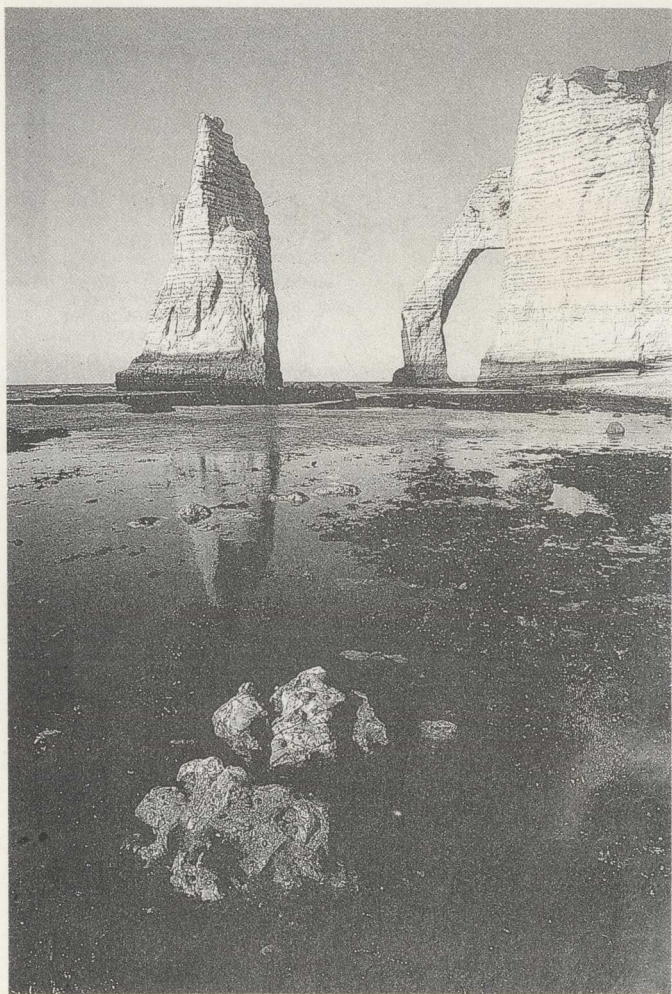


福 楼 拜

——纳达尔 摄



莫泊桑出生地——米罗梅尼尔城堡



埃特勒塔的尖形巨岩

——埃里克·贝纳尔 摄



《一生》剧照



《漂亮朋友》剧照

目 录

• 长篇小说 •

一 生	桂裕芳 译 (1)
漂亮朋友	袁树仁 译 (207)
第一卷	(209)
第二卷	(394)

一 生^{*}

(平凡的真实)

谨将此书献给布雷恩^①夫人，
作为对已故友人的纪念

桂裕芳 译

* 1877年，莫泊桑初步构思《一生》，准备一年内脱稿，后因忙于写剧本和诗歌，小说被一再搁置。1880年他赴科西嘉，岛上的景物和风土人情后被写入《一生》。小说于1883年2月27日至4月6日由著名的《吉尔·布拉斯日报》连载，并于1883年年底出单行本，首批印数2500册，受到好评。中译本据 Jean-Claude Lattès 出版社1988年版译出。

① 布雷恩夫人曾是福楼拜的挚友，对莫泊桑有帮助。

第 一 章

冉娜收拾好箱子，走到窗前，雨还在下。

整整一夜，暴风雨敲打着玻璃窗和屋顶。低沉的天空蓄满雨水，此刻天空仿佛破裂开来，将全部蓄水倾泄到大地上，地面像糖块一样溶化，成为一片泥浆。一阵阵又闷又潮的热风刮了起来。溪水漫过河岸哗哗地流着，荒凉的街上只听见流水声；房屋像海绵一样吸吮着潮气，它无孔不入，使从地窖到阁楼的所有的墙上都在渗水。

冉娜前一天刚从修道院出来，她总算自由了，永远自由了。她急切地期待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种种幸福，唯恐雨下个不停，父亲不愿意动身，所以从早上起不下一百次地观看天空。

她忘了把日历塞进旅行袋，便从墙上摘下那个小小的日历卡，日历按月划分成行，在一个图案中央是用金字标明的年代：一八一九年。接着她用铅笔涂去头四行和每个圣人的名字^①，一直涂到五月二日，这是她离开修道院的日子。

门外有一个声音叫道：“小冉娜！”

冉娜回答说：“进来，爸爸。”她父亲走了进来。

他就是西蒙-雅克·勒佩尔杜伊·德·沃男爵，是上一个世纪的绅士，性格怪僻而心地善良，他热烈崇拜卢梭，对大自然、田野、森林、动物充满情爱。

① 在法国日历上，每一天后面都有一位圣人的名字，表明是这位圣人的节日。

他出身贵族，本能地憎恶一七九三年^①，但他具有哲人的气质，受的是崇尚宽容的教育，因此他对暴政的仇恨只停留于慷慨激昂而无伤大雅的议论。

他的最大优点和最大缺点是心地善良。他亲抚、赠予、拥抱，两只手臂似乎还不够用。这是一种造物主的善良，它惠及众生，从不犹豫，仿佛他身上主管意志的神经已经瘫痪，仿佛他的毅力有缺陷，仿佛这是他的恶癖。

男爵是位颇有见地的人，他为女儿的教育订立了整整一套计划，希望她幸福、善良、正直、温柔。

她在家一直呆到十二岁，然后，尽管母亲依依不舍，她还是被送进圣心修道院寄宿了。

她被严密地关在修道院里，与世隔绝，没有人注意她，她对世上的事也一无所知。男爵希望她在十七岁回到他身边时仍然纯洁无瑕，那么他可以亲自用一种有理性的诗意来熏陶她。她会在富饶肥沃土地上目睹动物间朴素的爱与简单的爱抚，目睹宁静和谐的生命法则，于是她将打开自己的心扉，摆脱无知。

她现在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修道院，充满了生命活力和对幸福的向往。当初她在闲散无事的白天，在漫漫长夜，在独自幻想时，曾遐想种种欢乐和种种迷人的巧遇，现在她想要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了。

她很像是韦罗内塞^②的一幅肖像画：闪光的金发，仿佛给皮肤也染上金色，贵族气派的面孔稍稍透出粉红色，上面有一层白绒般的细汗毛，在阳光照射下依稀可见。一双蓝眼睛像荷

① 指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恐怖时期。

② Veronese，意大利画家（1528—1588），以画面的豪华艳丽著称。

兰的釉陶小人一样呈现出不透明的蓝色。

在她左面的鼻翼上，有一小颗美人痣，在下巴右边上也有一颗美人痣，痣上还有几根卷毛，但和皮肤颜色一样，所以不引人注意。她身材高大，胸脯丰满，婀娜多姿。她的声音很清脆，有时过于尖利，但她那爽朗的笑声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。她常常习惯性地用两手摸着太阳穴，仿佛要抚平头发。

她跑过去拥抱和亲吻父亲。“怎么样，我们走吗？”她问道。

父亲微微一笑，摇摇头。他的头发相当长，而且已经雪白。他用手指着窗外说：

“这种天气怎么能旅行呢？”

但是她撒娇地柔声求他：“呵，爸爸。我们走吧，求求你。下午天就会晴的。”

“你母亲不会同意吧！”

“会的，一定会的，我担保。”

“你要是能说服母亲，那我也同意。”

于是她朝男爵夫人的卧室奔去。她是多么急切地盼望马上动身。

自从她进了圣心院，她就没有离开过鲁昂，因为父亲不允许她在十七岁前为任何事分心。她只去过两次巴黎，每次两星期，但巴黎是城市，而她幻想的是农村。

她现在可以去杨树庄园度过夏天了，这是一座祖辈留下的老别墅，位于距伊波尔不远的悬崖上。她期待在海边度过无比愉快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何况这座庄园归她所有，她结婚后将一直住在那里。

可是，从昨天傍晚以来，雨下个不停，冉娜生平第一次忧心忡忡。